

🌸 桂花香作家丛书



坏表情

伍里川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伍里川，真名刘方志，上世纪70年代生于南京。新闻工作者，江苏省杂文学会会员。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北方从军12年间，也都与新闻、影评、小说“搅”在一起。2003年进入新闻界后，有数百篇杂文、时评、随笔等作品散见于《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商报》、《杂文报》、《杂文选刊》等媒体，部分作品入选花城、长江、辽宁版“中国杂文年选”。

坏 表 情

(杂文随笔)

伍里川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坏表情 / 伍里川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3

(桂花香作家丛书 / 石飞,满震主编)

ISBN 978-7-227-04462-8

I. ①坏… II. ①伍…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评论性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577 号

坏表情(桂花香作家丛书)

伍里川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装帧设计 大山工作室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7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4204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62-8/I·1168

定 价: 116.00 元(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鄢烈山

2009年11月5日收到方志的南京来邮，说他准备出一本杂文、时评和随笔选集，请我写一篇序。我当时没有应承。对于我来说，作序是个很累人的活，比写书评还费劲，因为我所写的书评就是读后感，非奉命文章，无所顾忌，关键是想写才写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给谁写序都不可能这么率性。

方志兄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一是我编花城（出版社）版的杂文年选，读过他的应征稿；二是年年做红网的时评年度好稿评委，读过他的参评文章；三是在中青报等媒体上读过一些；另外我在南方周末做时评编辑时也看过他的投稿。但总的来说，对他的了解很不充分，感觉是他的写作不算高产，但坚持不懈。至于为人，则感觉跟我一样“讷于言”，不论是在南京的那次文友聚餐，还是在红网两次参加颁奖活动，他绝不会抢话头，更不会抢话筒；是不是“敏于行”我不清楚，既然在市场化媒体从编辑、评论员做到总编室主

任，组织和“行政”能力想必是比较强的。后来知道他当过12年的士兵和士官，心想：真像个标准军人呢，不苟言笑，腰板还挺直的。

他不会勉强人，说凭我对他文章的了解，给他写个百把字的简评就行，现在不是时兴在书的封底来几段推介语吗？于是，这两天我找出他发给我的文集概要和部分文章的电子版来读，打算找到感觉诤两句。不料一读就有很多触动，很多感动，也很受启发，忍不住要把刘文引发的共鸣和感想说出来。

方志将作品编分为“坏表情”、“南京心跳”、“生活家”三辑（后从“坏表情”拆分出“活道具”一辑，作者注）。所谓“坏表情”也就是质疑、批评性的杂文和新闻评论，这种文章多是表达不平、不满和愤慨的，不大可能是喜笑颜开的“表情”，他又不会嬉皮笑脸、皮里阳秋地“恶搞”。我读到的第一篇是《“表情不好”是市民的权利》，题目很正大，就像龙应台说“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一样，从宪法载明的公民权利角度立论，感觉并不新鲜。开篇一读只觉得这人挺有自知之明，“很不幸，我也是一个经常表情木然的人，抽象点说，‘整天一脑门子官司’。”心想，你应该是“一脑门子心思”，总在琢磨写文章办报吧？随着他就承认自己“有时也是很高兴的，只不过没有落在‘表情’上。”这就对了，是我心中的刘方志。我们写社会批评文章的人并不是心理变态特别愤世嫉俗，只是比常人多些言说的欲望和机会罢了。同时，搞时政和社会批评这么些年，一直是“下笔如有绳”，也日渐感觉同胞待人接物的不友善，我们这个所谓礼义之邦的社会氛围的冷漠，与美日等国相比恰似冷暖两重

天，人与人之间不加掩饰的互相猜疑和防范，甚至发展到了“不要与陌生人讲话”成为警方善意的警示。所以，方志在这篇文章中说：“很不高兴，到现在，我们还在探讨不高兴是百姓权利的话题。其实我们本来最应讨论的是，我们如何消弭‘不高兴的因素’，挽回生活中的种种不安。”这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须知，所谓“百姓权利”无疑是相对于执政者的权力讲的。

《我们到底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这篇充溢着悲愤和自警的文章，发表于2004年5月1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时至今日，答案再明白不过了，中国、中国人没有最悲哀的日子，更悲哀的日子不知何时会降临我们的头上。这篇评的是那一年“5月9日，淮安再现大头娃娃的消息”。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那之后，全国还有更多的数十万上百万的娃娃在受毒奶粉之害，幸得新西兰总理通过外交途径过问，祸国殃民的三鹿集团才终于破产；如今被祸害的30万“结石宝宝”没得到分文赔偿，谁知道还会不会出“三鹿”第二？

他说：“也许每一个人都有最悲哀的时候，但‘我们’没有，在混沌般的人际面前，在无法打破一个缺口的现实面前，我发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最悲哀已然消形为‘我们’。或者，我们奇缺表达最悲哀心情的时机和场合。”这话是何等沉痛又何等沉重！这不就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最大的悲哀吗？“但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快乐的日子，却从来不会缺席”，这是最可悲的一体两面。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一点不妨碍我们办一场举世惊艳的豪华运动会；世界性金融危机，一点也不会减低我们大操大办庆典的兴致。“在多个领域，我们可以迅速翻过那些最不爱看的页码……”不是吗？真愿

这是信口开河。

《我不怕省长，但却害怕村长们》，这一篇有新闻由头，也有自己的生活经历，讲的却似乎只是中国人的生活常识：“县官不如现管”。但这一问便超越了一般的生活感知：“这些（流氓作派的）人也有哲学素养：听干部的没亏吃。那么，某主任听谁的呢？”有这样一问，小官作恶，大官便充不了好人。诚所谓“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吧。文章又说，群众没有对“自选”组织的监督与罢免权力，“老鼠装上象腿横行霸道的事还会出现。”这是一针见血之言。

与对“坏表情”辑里社会批评一针见血、针针见血的激赏相比，我对《南京心跳》部分不想做具体的评介。我理解方志对家乡的深爱：“南京有梦，我亦有梦，在洛阳吃上大米的时候，我就知道其中必有一粒来自长江，来自东山，来自白发双亲的泥腿下。我把在黄河边采撷的一株莲抱在怀中，就以为跟随上了南京的心跳”，这是何等诚挚的情愫！而我对南京的历史文化了解很少。坦白地说，我对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话题现在还宁愿沉默。我深信中国的古训，“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个“人”当然不止是南京人。当时的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南京之耻之痛是全体中国人的耻和痛。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资格责备日本人不正视不反省历史，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敢于直面了吗？我们倒该学习日本人对待应征而为国捐躯的普通国民，铭记每一个阵亡者，连台湾的高素金梅也可以在靖国神社找到她被日本殖民当局征兵而战死的亲人的灵位呢。

这本文集的第三部分是生活杂感与随笔。我特别喜爱这

篇《一样三五年》。这篇博文写道：看来自安徽的大嫂在楼下收垃圾，她在这里快5年了；我们平时会很忽视这些人，但是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生存着，甚至可用坚强来形容。楼下有一家足疗店，平时很少敞开着门，也是开了三五年的样子，平常很难看到她们在阳光下的样子；有一天下午，却见一个女子在房子外面的炉前笨手笨脚的炒菜……“都是人。不管什么生活方式，都是活着”。在我们这个习惯把人分三六九等、道德优越感特别旺盛的国度，这不正是一颗平常心，甚至可以说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或者讲“民胞物与”的情怀吧。这是非常难得的。

孔夫子说，“巧言令（佞）色鲜矣仁”，意即花言巧语、察言观色讨好别人的人，很少是仁者，这话我信。他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就不一定了。但揆之于方志，应该是准确的。望其人有“刚毅木讷”之感；观其文，感情丰富，思维活跃，倾诉在纸上的独白，情理兼备。这样的人和文是可以做好朋友的吧。

2009年12月7日于广州

（作者为《南方周末》高级编辑，著名杂文家）

目 录

序 言 鄢烈山 (1)

第一辑 坏表情

“表情不好”是市民的权利	1
我们到底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3
被民工羞死	6
有多少漂亮的结局	9
背包党检验出穷人的忧患	11
“穷人何苦为难穷人”	13
话好说事难办	16
性饥饿要不要吃饭	19
撼山易，撼“一米一”难	21
活受罪，笑死人	23
替李金华担忧背后的个人崇拜	25
我不怕省长，却害怕村长们	28
当心性贿赂成为“替死鬼”	30
泛强奸逻辑和疑似好人	32
谁在玩出尔反尔	34

官位发言人	36
贪官会“谢恩”才叫见鬼	38
今日的“无事忙”	40
质疑“洗楼费”	42
裸体城市	44
被扁桃体炎杀死	46
为啥不能脱“光”	49
摊贩永远不要指望“朝中有人”	52
观赏性“老外城管”	55
沉没的烈士传统，忘却的烈士精神	57
茅于軾用常识戳破“起征点复杂论”	60
贫富悬殊下，慎消费才是爱国	62

第二辑 活道具

古貌中的活道具	64
堂·吉诃德和民意	67
街头艺人被“圈养”	69
任人打扮的“草根”	72
活人墓，以文化崇拜为蒙汗药	75
别了，指标胜利法	77
菜花田上的行政暗影	79
与简·爱无关	82
大国奥运的零部件	84
低成本道歉和高收益犯错	87
在“死命令”中活着或死去	89
我们为什么受不起“街头礼仪”	91

世无大师，还是世无安贫之道	94
这个调查迟了 1300 年	97
非要在在大户之鸡毛中钻管吗	99
自掘文化坟墓的事情少干	101
动物保护的褊狭	104
让牛自由地交配对我们很重要	106

第三辑 南京心跳

南京心跳三章	108
定位和定位球	116
善待百姓谁说了算	118
无“耻”的纪念	120
历史不能只由“活证据”来扛	123
一批人负责回忆 一批人与此无关	126
“12. 13”，不能只有一座城市悲鸣	128
秦淮河之死	130
扩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访的范围	133
引进“辛德贝格黄玫瑰”	136
你同意在“慰安所”喝茶？	138

“表情不好”是市民的权利

最近有社会学家看出来，南京人在公交车厢或电梯里面表情不好，不是眉头紧锁，就是表情木然。他们认为，“博爱之都”的市民要调整自己的表情。

表情，多么缥缈，多么难以把握的东西，可硬是在专家那里成了很有质感的靶子。很不幸，我也是一个经常表情木然的人，抽象点说，“整天一脑门子官司”。看看，明明我没足够的钱去打属于“高消费”的官司，可还是有人送这样的帽子来。看来，我这样的“群体”还挺有力量，不然不会引起社会学家如此之忧。其实我和很多正常人一样，有时也是很高兴的，只不过没有落在“表情”上。我情愿认为，这只是一种生理障碍。

福楼拜说过：“始终有点什么东西令我们苦恼，就是我们自己的尺度我们不认识。”在我们这里，自己的尺度同样不好界定，不过，让我们苦恼的事情却非常清晰。我不知道社会学家挤不挤公交车或火车，那粗陋的服务、难堪的厢内生活、“受众”话语权的缺失……这一切如果还能让一个人笑得出来，那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社会学家过不过普通人的生活，那朝不保夕的打工生活、让人一夜白头的买房梦想

……这一切如果还能让一个人有精力自责表情不丰富，那生活成什么了？

我们生而为人，而不是生而为生活的专家，七情六欲让我们欲罢不能，生存的压力已经剥夺了我们很多自由选择生存快感的机会。如果我们又要被迫放弃不高兴的权利，那么，这无疑又毁掉了维护自尊的努力。

很不高兴，到现在，我们还在探讨“不高兴是百姓权利”的话题。其实我们本来最应讨论的是，我们如何消弭“不高兴的因素”，挽回生活中的种种不安。

社会心理学将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状况称为“社会性真实”。我想，“眉头紧锁”也不失为一种“社会性真实”。不问眉头紧锁为什么，却横竖要人“描眉画目”，以示“博爱”，不虚伪吗？

（原载 2005 年 1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



浮云一别后。松节印，刘方志刻。

我们到底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5月9日，淮安再现大头娃娃的消息传来，我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这是一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我把它放到现实中去求解，结果却迅即被各种灾难、悲剧、孽根所淹没了。灾难发生，我们的口号是化悲痛为力量；马加爵制造凶案，我们的表情是化仇恨为力量；毒食品泛滥，我们的心理是化批评为力量……悲哀，在我看来，从不曾远离我们。悲哀，就是在车祸后亡者家属那种哭到木然的无形之悲，像把利剑，把我们的心切开来，切成细细的悲哀感受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最悲哀的时候，但“我们”没有，在混沌般的人际面前，在无法打破一个缺口的现实面前，我发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最悲哀已然消形为“我们”这个肌体上的一发。

我们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或者，我们奇缺表达最悲哀心情的时机和场合。但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快乐的日子，却从来不会缺席，在总结教训的前提下，某地某单位化悲痛为力量地办出了“庆功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

4月28日，一辆推土机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撞上

一辆接送学生的大客车，导致车上的 21 名学生和两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 36 名小学生受伤。媒体形容称，这是哥伦比亚最悲哀的日子。波哥大市进行着和我们相差不多的救援程序，不同的是，我没有听到“化悲痛为力量”之类的语言，我所听到的是市长卡尔松很“消极”的话：“这是一场悲剧，一场令人扼腕的悲剧。”他还宣布波哥大市将举行 3 天的悼念活动，哀悼事故中的遇难人员。

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劝一个伤心族时，爱用这样的语言，“你要坚强”，“不要流泪，想开些”。现在，这样有违人性的铿锵土壤已有些松动，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说：“想哭就哭出来”。这是一个进步。这是改变“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社会冷漠状的必需力量之一。在卡尔松所倡导的最悲哀的日子里，社会恰恰实现了温情之状。

我们应该有最悲哀的日子。

如果这个日子多到值得挑选的地步，那么，我选择的是上一次大头娃娃的死和此次淮安大头娃娃的“再现”。现在，罪恶之手已经向人类最前一块乐土和最后一块阵地举起了屠刀。随着这块阵地的失陷——拿什么来保卫，例行公事的检查，还是检查出来的“成果”？——我们终将被冷漠彻底覆盖。

这是我们最悲哀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察觉到？！

寿桃面渐渐上市的那些天，我“读”出的是企业人士特别是销售人员的一种急迫心，他们几乎是哀求超市人员恢复进货。某个有质量悬疑的奶粉厂家同样急着在媒体上“辟谣”。

他们急于摆渡的是被其伤害过或没有伤害过的人们可能

的最悲哀时刻。这是一种国民心态。

昔徐根宝倡导“摆渡足球”，因为中场是最虚弱的，解决问题的球门又太远，太不能等待，最好的结果是守门员一脚洞穿黄龙府。

这个中场就是我所谓的最悲哀的日子。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在多个领域，我们可以迅速翻过那些最不爱看的页码，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获得“复活”后的利润、化悲痛得到的力量，但是我们的代价是牺牲了人性和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律，比如“以人为本”。

我们没有正视过“最悲哀”的创造力和张力，那种自我救赎的创造力和张力！所以我们不会说“化力量去悲哀”。问题是，这才是“化悲哀为力量”的真正前提呀！

（原载 2004 年 5 月 11 日《中国经济时报》）



客居洛阳。青田石印，刘方志刻。